

在近代地質科學的前線上

彭阜南譯

斯大林同志始終不渝地對蘇聯科學的發展表示着極大的關懷。在這方面，僅就他的兩篇論文，“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和“論語言學底幾個問題”所指示的，尤其突出，不僅對於語言學領域方面的知識，即對於整個科學的發展，其中包括着地質學，具有巨大原則上的意義。

這些論文裏，斯大林同志在其極度明瞭的和確鑿的公式中給予我們許多關於如何以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待科學問題的卓越的例證，並且指示了惟一而且可能較豐碩的科學發展的條件。

在語言學的示例中，斯大林同志指出了最確鑿的樣式，針對着那些招致破滅的結果，帶來科學領域裏的沒有自由批評和意見的爭論，這些故步自封集團所帶來的毒害是什麼呢？是：這些集團建立在個別領導者的周圍，他們在科學界裏，安穩高坐，避開了自由批評，培養一種陳舊的制度，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停滯之路。

“誰都承認”，——斯大林同志說，——“如果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自由批評，任何科學是不可能發展，不可能進步的”。（約·斯大林，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1950年6月20日真理報）。

我們黨中央關於語言學問題專刊的辯論上，以及由蘇聯科學院與醫學科學學院共同所舉行的特別會議，（這個會議是紀念巴甫洛夫院士學說的發展，關於生理學的問題的），都是科學問題創造性討論的優美的典型。

盲目地崇拜理想權威，滿足於現狀，與煩瑣的哲學相協調，以及偽科學的觀念，延攔了進步思想和方法的發展，促使科學的停滯，而且使得人民經濟遭受損害。

斯大林同志對我們全國地質學家的指示中，引起了許多問題，要求我們自己來解決。我們國家

有權利對自己的地質學家的名字和作品引為榮幸的。此刻，必須重新考慮而且要慎重地分析他們的那些優越的作品，將地質科學領域裏的落後的拋棄，進步的方向加以發揚；並為我國的許多卓越的地質學家，Е.С. 費德羅夫，А.П. 巴甫洛夫，А.П. 卡爾賓斯基，Ф.Ю. 列文生—列森格，В.И. 維爾納德斯基，И.М. 顧蒲金，С.С. 斯米爾諾夫，П.И. 斯捷巴諾夫等優秀地質科學活動永為廣泛的科學發展的繼承者建立一切必需的條件。

地質學重要部門的學生及後繼者必須創造性及批評性地開展他們老師和先進者的科學眼界，豐富他們新發現的成就，為科學開拓新的道路，勇敢而創舉地拋棄全部陳舊的東西，來進行討論新的研究資料。

“我的後代”，——米邱林說過，——“應該超越我，反駁我，甚至摧毀我的作品，同時也要繼續它。惟有從這些逐漸摧毀的工作中，才能創造出進步。”

在地質科學中——地層學、構造地質學、記載岩石學、岩石學、礦物學、地球化學、礦床成因學和其他等——，對於解決一些主要而專門的問題，如真正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應用和地質科學的自由討論環境以及它們現代的道路等，所感到需要的迫切性，並不次於在語言學中所感到的那樣。

極為自然地，在各種地質科學裏，有其傑出的權威、進步的方向、及其特殊的學校等等。然而仍存在着很大的缺點，例如我們某些學校和方向上還存在着而且孤立地工作着，或者有關門的現象，不考慮其他學校或方向的成就。結果有時還造成了不健全的競爭，曲解科學的前途，缺乏批評與自我批評，阻礙着適當科學理論的發展，而不利於迅速解決一系列地質實際有利於人民經濟的許多問

題。這些明顯而不正常的相互關係，存在於某些岩石學家、構造地質學家以及許多其學者如研究先寒武紀及第四紀地質、金屬礦床成因論、火山學和記載岩石學的以及其他地質學方面的各部門之間。

似乎，這種品質——高度智慧的及博學的屬性——，在我們的地質學家並不是經常具備的。恰恰相反，我們有一部份同志表示着自負與驕傲和強調自己理想的優越感，僅僅祇估計到他們自己，他們自己在科學上的理想和功績。結果，這種自負，危害了科學和最有益的人。事實上，這種人也常常生活在舊科學的領域裏，落在真正的近代科學先鋒的後面。

另外還發現，在我們的地質學家中，可以看到一部份人，是特別信賴着事實。另外一些人，則確實忽略了事實，根據自己杜撰的理論，不充分地替自己解釋。

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法對於地質底現象與過程之認識和解釋創造性的應用，無疑地，要求具有可靠事實的前進理論的正確基礎，和經過實際檢查的這些事實，同時不能忘記這件巨大而堅強的勞動，就是經常用於對事實的收集和描述，這樣祇有在科學事物的面前，樹立起明確的目標——自然規律的建立和進步理論的創立，才可能充分成功給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闡明道路。

作為不正常狀況的實例，可以指出在蘇聯科學院地質研究所中，岩石學及沉積岩石學（Осажденной петрографией）所進行的兩方面的工作。其中一方面是以Л.В.布斯多瓦洛夫教授主持，而另一方面則以Н.М.斯特拉霍夫通訊院士主持。

Л.В.布斯多瓦洛夫在沉積岩方面建立的理論和系統，曾經在科學上給予肯定的影響，並喚起了從事岩石部門理論研究工作學者的注意。但是在期刊上和某些科學會議上所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中，這種理論遭受到批評，這說明了布斯多瓦洛夫沒有充分地以事實來作為他結論的基礎。

而Н.М.斯特拉霍夫的工作，在一般化的科學結論的建立中，錯誤地、尖銳地表明是太過分的估計了經驗的材料。斯特拉霍夫將近代採集沉積岩及其四周物質過程的一些詳細研究，作為他的基本工作，同時將這些過程和得到的結果，與對古老沉積岩的研究總結作比較。不幸地，這個工作的進

行，並沒有充分地估計到過去地質環境的地文學上的特別演化。

雖然以上已指出了缺點，但Л.В.布斯多瓦洛夫乃至Н.М.斯特拉霍夫還是堅持在自己的立場的“正確”而辯護。

在辯護自己錯誤的觀念中，所表現的那種不健全的害怕自我批評和固執己見，也是其他地質科學學者專家們所感到的。

在我們的岩石學者以及礦床專家的研究中最大的缺點，就是關於礦床成因理論上的一般化工作的發展，成因的研究和各種記載岩石學的複雜的組成的研究，缺乏應有的注意，這也就是外國地質學者的研究中所暴露的形而上學觀念的缺點。

正如外國學者——林格蘭、愛蒙斯、格列依東（Грейдон）等——的礦床成因理論現存的基礎，為蘇聯地質學者的實地經驗所辯駁了，但是我們的專家在礦床方面新理論的建立上的工作，目前還在開始的階段。這種環境，就礦床探勘上的工作來講是不利的。

應該承認，我們某些岩石學家的意見並不是完全正確的。譬如目前記載岩石學的主要問題不精於理論的探討，而對事實的描述給以過多的注意。自然，事實的採集和正確的描述，是有成果的科學工作的最必需的條件，但是不能因為這件工作而停滯我們的全部事業，特別是在近代記載岩石學裏，不能讓普通話題所謂“岩漿及其分化作用”繼續支配着一切；而這些問題，我們事實收集者對其具體化的進行鬥爭是不夠的。

在我們的地質科學研究所的工作中，仍然沒有用必要的注意來利用實地的經驗，恰如對那些我們難於了解的深奧的自然現象、或過去地質上不再重複出現的自然現象、不能直接地應用那樣。許多相近的科學，特別如物理化學、物理、地球物理等的成就，仍然不能適當的應用。

科學院院士В.И.維爾納德斯基和А.Е.費爾斯門光榮地被認為是蘇聯地球化學和礦物學的開山祖師，然而現在，他們的學生和繼承者則鬆弛地從事這兩門重要的地質科學的繼續發展工作。我們必須用極不滿意的態度，來認識現存的狀況是一般地殼發展理論的研究以及關於許多其他地質科學巨大理論的一般化培養的環境。

大多數地質學家的科學工作中仍然有不少思

想理論規律的錯誤，大部份的地質學科中的科學工作中仍然與生活的需要背道而馳。

譬如，在長時間內，我們的地質科學裏面，曾經盛行着一些極度危害性的“理論”（M. M. 謝恰耶夫——逆掩斷層構造，K. П. 卡里赤基——石油地質學，Я. С. 愛德里什敦及 M. П. 羅莎果夫——西比利亞及哥薩克斯坦地區附近的地質和有用化石），探礦調查工作不協調的發展，曾經給人民經濟以巨大的危害。這些有缺陷的“理論”，已經被生活所辯駁了，但是直到現在，仍然沒有完全被逐出理論的位置。

從個別研究所領導者行政組織的措施，在許多情形下，阻礙了地質學的發展。譬如在蘇聯科學院地質研究所，長時間以來，處在一種極度嚴重的老朽的狀況下；在科學領域內，敵對支配了陳舊的制度，不容許科學的批評，相當部份科學力量是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問題分割的，而且還發生過試圖阻礙某些重要地質科學如地球化學、礦物學、工程岩石學等的發展。

個別科學工作者對成長中問題發起的主動性就有着缺陷的。例如在研究烏拉爾極帶及馬爾金斯基合金礦床的礦床成因論，就這個論題來講，培養了一種有害的觀念，即認為地質學的應用，不應該使學術工作者有負擔，因為學術工作者應該僅僅從事於國家其他地質工作機關實際活動基礎上的科學的一般化和高度的理論。所以，在統一的研究過程中，發生了人為的隔絕，是非常有害地影響到我們全部的工作。我們某些科學工作者，仍然鑽在一些極為狹窄的專門問題的小圈子裏，而在一般化的結論下則鬆弛地工作着，並且對人民經濟上某些問題的解決，其工作的聯系是極不密切的。

同時應當提出，我們的科學工作者常常沒有把他們的科學思想明白地公式化，在妄用外來術語的同時，又妄用自己的造語，更常常作出許多自己的解釋，而且還為一般普通的地質工作者作出不了解的解釋。就是科學的論文，也沒有找到他自己的主題——沒有達到預計的論文的範圍。關

於這一點，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作品，按簡單明瞭的語言，適當地提供了典型的解釋。

從上面所述說的，可以確定我們的措施，是必須來改進地質方面的現狀的。在最近，應該就我們最主要的幾部份，組織廣泛的、自由討論的環境。為此，必須召開生產機關的科學工作者的科學會議，提供許多問題，而且所有這些，應該考慮到在專門出版機關中的一切反映。

關於岩石學和沉積岩石學，我們的雜誌上已經公開地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在蘇聯科學院地質學彙報第4號上發表的Л. В. 布希多瓦洛夫及 H. M. 斯特拉霍夫的論文，適當地召致了更完全更澈底地廣泛的反映和援助，而且對沉積的科學的應用和理論的全部重要問題深刻地加以解釋，並以最近的觀點對待我國人民經濟的質詢。

而且關於其他的地質科學：礦物礦床學，地球化學等等，也預定召開許多會議。

關於地質科學及其立場的許多基本問題方面的理論研究的一切可能發展的道路，同時為鞏固最進步的科學的方向和學校，我們的地質學者應該創造各種重要的礦物原料的探勘的科學基礎，並保證對廣大的蘇聯領土的長久的鑽研，首先是西比利亞、遠東、烏拉爾和中亞地區。同時在研究俄羅斯和蘇維埃時代地質學的發展史方面的工作必須加強，更廣泛的展開對自己和外來的假科學工作的批判。

為了回答斯大林同志對於進步科學的發展和蘇聯科學的需要的慈父般的關懷，地質學者，一如全國人民，將保證新的勃發的自己的創造工作，並且動員他們全部的力量和知識為廣寬的各方面的礦物資源，和認識我們國家的地質而努力，還必須使我們可愛的祖國更快地邁進共產主義。

（譯自“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Серия Г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No. 5, 1950, 9—10. 蘇聯科學院地質學彙報 1950, 9—10月號, No. 5.）